

王宛平◎著

金

GOLDEN WEDDING

婚



作家出版社

1956 - 2006

金

GOLDEN WEDDING

1956-2006

婚

王宛平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婚/王宛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9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90 - 8

I. 金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29909 号

金 婚

作者: 王宛平

责任编辑: 韩 星 王宝生

特约编辑: 张永军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版式设计: 薛 磊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60 千

印张: 30.7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 - 20000

版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90 - 8

定价: 2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王宛平 军人家庭出身，父母兄弟皆军人；从小跟随父母走南闯北，说不上籍贯是哪里；15岁当兵，复员后当车工。1977年底参加“文革”后第一届高考，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；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机关做公务员。为圆文学梦，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读研，毕业后留校，执教至今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写作，发表过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一百多万字，无甚影响；九十年代末为生计谋，开始写畅销书，其中《婚内婚外》发行量较大，有日文版、法文版及盗版。

正式写电视剧始于本世纪，写过《曼谷雨季》、《天在上》、《我的泪珠儿》、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、《新上海滩》、《金婚》、《甜蜜蜜》等。

自我评价写比说强很多，最佩服能说会道者，自认当教师是选错职业，从不认为教会过学生什么。

最初想写小说当作家，考入中戏又想做舞台剧编剧，而以结果论能力，似乎更适合电视剧编剧。

附：

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获得近两年国内电视剧各主要奖项肯定：

2005年：获第七届全军电视金星奖首届创新开拓奖。

2006年：获23届大众电视金鹰节优秀长篇电视剧提名奖。

2006年：获首届中国影视“学院奖”2005—2006年度影视作品“年度大奖”。

2007年：获第五届“北京市文学艺术奖”。

2007年：获26届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奖。

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、《甜蜜蜜》姐妹篇即将出版。

邀您与大型电视连续剧“金婚”共赴金色盛宴



郑晓龙 电视剧《金婚》导演

现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任

代表作:《北京人在纽约》 《永不放弃》
《生死十日》 电影《刮痧》



曹平 电视剧《金婚》总制片人 总发行人

现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发行部主任

代表作:《结婚十年》 《搭错车》
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 《亲兄热弟》



敦淇 电视剧《金婚》制片人

现任北京世纪星润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

代表作:《将门风云》 《绿野艳阳红》
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

世纪星润公司网站: www.roninstar.com

责任编辑/韩 星 王宝生

装帧设计/薛 磊

HE 河上 13683510633
SHANG 视觉艺术
yoyoylp@vip.sohu.net

电视剧《金婚》链接



■导演：郑晓龙■

现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任

代表作：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《永不放弃》

《生死十日》 电影《刮痧》

■总制片人、总发行人：曹平■

现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发行部主任

代表作：《结婚十年》《搭错车》

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《亲兄热弟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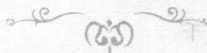
■制片人：敦淇■

现任北京世纪星润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

代表作：《将门风云》《绿野艳阳红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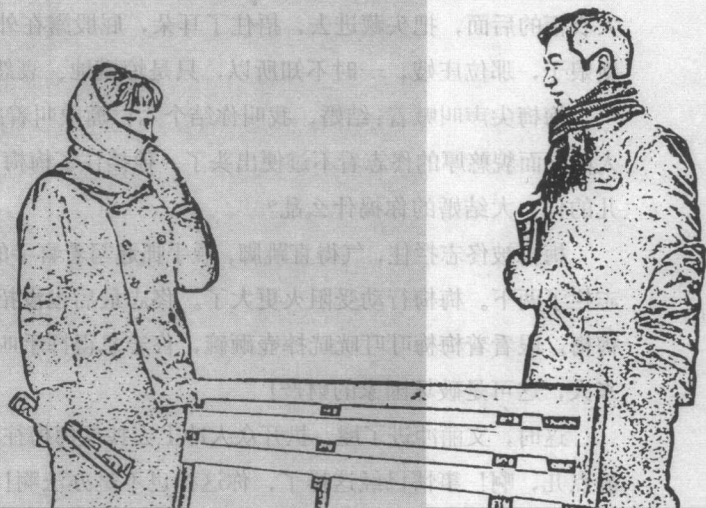
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

世纪星润公司网站：www.roninstar.com



Golden wedding

第一金婚章



公元1956年农历大年
初一，是文丽和佟志不能
忘却的日子。

那天，他俩第一次见
面。五十年后，文老太太和
佟老先生还清楚地记得：
他们是在别人婚礼上认识，
并为了别人的事儿争吵不
休……文丽二十一，没谈
过恋爱；佟志二十三，经
历过数次失败的相亲。
那一天，他们不知道
他俩之间的故事会延续下
去，更不知道这一天只是
漫长故事的开始……

梅

梅领着两三个姐妹，怒气冲冲地，一路奔跑进了工厂的筒子楼。在这一伙姑娘的后面，还追着一个姑娘，她叫文丽，是梅梅的表姐。这一伙姑娘冲上楼梯，冲进楼道，一个个在楼道里左右张望。

一个姑娘问：姓庄的新房在哪儿啊？另一个姑娘说：有喜字的门就准是。

此时的大庄，被工友们催促着，正和新娘子在咬苹果。今天是大庄结婚的日子，大庄的新娘子是个东北农村姑娘。在工友们的哄笑声中，正准备和新娘子亲嘴的大庄亲不成了。他的房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了。接着就是一声尖叫：姓庄的！你个大流氓！

屋里办喜事的人都惊住了。冲进门的梅梅和身边的一个姑娘一眼瞄上大庄，就扑了过去。大庄见是梅梅不禁惊叫一声，举目无处可逃，就一头钻进大衣柜的后面，把头藏进去，捂住了耳朵，屁股露在外面就不管了。大庄的新娘子，那位庄嫂，一时不知所以，只是惊慌地、哀怨地看着梅梅。

梅梅尖声叫喊着：结婚，我叫你结个六！嘴里叫着冲过去就动手砸东西。人群中面貌憨厚的佟志看不过便出头了。他挡住了梅梅，说道：嗨嗨嗨，你哪儿的你？大结婚的你搞什么乱？

梅梅被佟志拦住，气得直跳脚，顺手抓起写着喜字的暖瓶就往地上摔。佟志拦了两下。梅梅行动受阻火更大了。佟志最后也没招了，他拦不住发狂的梅梅。眼看着梅梅叮叮咣咣摔壶砸碗，佟志急得挥手叫工友赶紧去叫保卫科来人，这可是破坏国家的财产！

这时，文丽冲进了屋，扒开众人冲上去拽住梅梅往外拉，边拉边劝：你冷静点儿，啊！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这样也不是办法啊！多丢脸啊！

梅梅哭闹着不走，大声喊着：姓庄的，你是个大骗子！你说你只爱我一个人的，你说你从来没爱过别的姑娘，你说你这辈子非我不娶，你全是在骗我呀！你个流氓！

文丽又拉了一把说：咱回家说去，跟这些人咱犯不着，啊！走吧！

佟志在一旁不乐意了，说：啥子？你这怎么劝架呢？你跟谁犯不着呢？

文丽眼睛斜了佟志一下，没理会他，拽着梅梅往外走。梅梅却抓着门把手哭着不松手，急得文丽也要哭了。这时，就听见走廊上响起喊声：孙师傅来了……

孙师傅见了这个场面，冷静地把梅梅拉进了另一间屋，一边招呼大庄也进去。一直撅着屁股躲在大衣柜后面的大庄回过身，垂着头跟进了另一间屋。

孙师傅回头喊了一声：佟子，你劝劝大庄爱人。没想到庄嫂却将门“啪”

的一声关上了。不一会儿就传出了跑大风似的哭声。

佟志和文丽都有点发怔。

片刻，回过神来的佟志埋怨说：好端端的婚礼，都被神经病给搅了！那是姑娘家家做的事吗？

文丽看了眼佟志，目光中带着一丝厌恶，说：你这是说什么话呢？我表妹态度是急躁了一点，我也劝过她，可这事儿从根上讲是庄同志不对。他和我表妹谈恋爱，却和别的女人结婚，这道德吗？

佟志这时仔细看了文丽一眼，突然他的眼神有点飘，这姑娘挺漂亮的。佟志说话就有点语无伦次了：哎哎！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啊！这庄嫂是大庄的未婚妻，他们订婚都十二年了！你表妹插进一脚，庄嫂怎么办？

文丽一愣，问：庄同志今年多大？

佟志说：二十六啊！怎么了？

文丽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说：他们俩是娃娃亲？难怪啊，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！你算一算啊，大庄今年二十六岁，订婚十二年，就是说大庄十四岁就订婚了，十四岁的小孩子懂什么感情？这不就是旧社会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吗？这是应该受到批判的。我有些理解庄同志和我表妹了。

佟志一下子张口结舌了。

文丽冷傲地看佟志一眼，不屑地说：请你好好学习学习恩格斯理论，对婚姻恋爱问题有一个正确认识！

在佟志发呆中，文丽已经出去了……

佟志和文丽完全不知道他们还会见面，而且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。那是两个月之后，太阳很温暖的日子。佟志夹着本书匆匆走到工厂操场旁长椅的边上，看到长椅上没有人，就来回地数了会儿电线杆子，转了几个圈后，便在长椅上坐下翻书。看一会儿书，又抬头四下张望。佟志是被孙师傅从被窝里拽出来，来和某个职小老师相亲的。现在，他的屁股上还能感觉到孙师傅巴掌下的疼爱。一个女师傅打男徒弟的屁股，这就是疼爱。

佟志的目光被书的内容吸引了，低着头看进去了。一会儿，一身双排扣列宁式军装，梳两条小辫的文丽溜溜达达走来了。文丽是在大姐文秀和妈妈的劝说下来和一个知识分子、青年突击手、连续三年的先进工作者相亲的。据文秀说，这人只比她大两岁。本来文丽是不来的，但为什么又来了呢？是因为不能不来，介绍人是主任，得罪不得。文丽来的目的就是看一眼，她不缺

追求者，她有选择的空间。

文丽看到长椅上只坐着佟志，就觉得不像，转一圈，看看表，时间也对，但这里只有这么一个人。文丽又看不清一直低头看书的人，便咳嗽了一声。佟志闻声抬头。两个人认出了对方，同时愣住了。

文丽的目光瞄了瞄佟志手里的书，问：你就是重工车间的那个技术员？

佟志看着文丽手里的杂志，也问：你就是那个职小老师？叫文丽？

文丽脸上保持着矜持，也不坐下，想走，又觉得不合适。她就又瞄了瞄佟志，还皱了下眉。

佟志感觉到了别扭，说：你能不能坐下！坐下不会吗？

文丽淡然一笑，说：我看不必了，咱们见过面，我对你也有一定了解。就这样吧！文丽点点头，就要走。

佟志看着文丽傲慢的表情，冲口说：什么叫就这样吧？就哪样啊？

文丽眼睛看着别处，说：我们不合适。

佟志也想说我们是不合适，但话到嘴边，却变成了：那……那为什么？

文丽看着佟志，张口要说什么。佟志赶紧说：你别误会。我不是说要跟你怎么怎么样，我就是讲一个道理。我们就见过一次面，你怎么好像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呢？这说不上吧？这一点一定要谈。你今天不说清楚，我还真是想不通。

文丽说：这多清楚啊！我们价值观、人生观、道德观都不一样，我看我们没办法说到一起去。

佟志问：那你说我什么价值观、道德观啊？你了解我吗？

文丽一下子生气了，说：这还用我了解吗？大庄和梅梅的事你是知道的，你不批评帮助教育大庄，不去阻止一个违背道德的婚姻，却鼓励和支持大庄背叛梅梅，整个一善恶不分、为虎作伥。你这种行为就是说你是不道德的人。

这个话题使得佟志也生气了，说：请你不要老是道德道德的拿大帽子压人。庄嫂十岁就是庄家的人了，大庄要是不娶她，你让庄嫂怎么活下去？知道吗？大庄是有良心的人。我也是有良心的人！

文丽说：你这叫强词夺理。庄嫂可怜和梅梅受骗根本是两回事儿！庄嫂现在这样嫁给大庄就不可怜吗？大庄这样做既是对梅梅的不忠，也是对庄嫂的不道德！大庄是双重不道德！

佟志不想纠缠这个问题了，说：我第一次见你，就知道你是数学老师。

文丽好奇了，问：你什么意思？！

佟志答道：同志，生活不是小学算术题。有时候，一加一不等于二。大庄和庄嫂不是没有感情。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是青梅竹马。你就不要瞎搅和了！再说大庄也没对梅梅怎么样啊！

文丽歪了下头，语气明显愤怒了，说：还要怎么样才算怎么样呢？你什么朝代人啊，有没有文化？懂不懂什么叫感情什么叫爱情！大庄对梅梅的伤害那是一辈子的！

佟志反驳道：哪有那么严重！梅梅又没失身！

文丽脸红了，瞪着佟志：说什么呢你？我谈的是感情！你这种人，冷血、麻木，简直就不配谈感情！

佟志不干了：哎，哎！你说话注意点儿啊！

文丽掉头走了。佟志望着文丽离去的背影，叹口气。因为佟志知道，文丽已经走进他的心里了。佟志直直地看着文丽走远了，低下头踢了踢地上冻硬的泥，慢悠悠地低着头往回走，走了一会儿，想起了什么事似的，径直去了大庄家。

大庄家的小房间早就收拾停当了。大庄和庄嫂由于梅梅的介入引发的内部战争也暂时停战。他们也顺利地过了一阵日子了。

庄嫂是个能干的人，见到佟志来了，就里里外外忙个不休。而大庄呢，端坐在椅子上，边抽烟边和佟志吹牛。

大庄看着佟志说：我可看出来，你惦记那丫头哪，可人家掉头走了呀！那是看不上你。没事儿，赶明个我帮你找个中学老师去，小学老师算什么！

佟志急了，说：去去去，谁惦记那丫头啊！我是想不明白，我长这么大就没人这么挤对过我。不行！我还得找她去。

大庄说：你一大小伙子跟个小丫头较什么劲！

佟志说：这不是较劲不较劲的问题，是做人问题！我的名誉、人品！我……

大庄突然笑了，斜着眼看佟志，压低声音：唉，那天我偷偷瞅了一眼，那丫头长得不错，可比梅梅强多了。

佟志说：去！她长得好？你眼睛有毛病吧？

大庄嘿嘿笑了笑：得！你较劲去吧，找她好好理论理论，哥们儿你是冬天的萝卜，冻（动）了心了！

大庄说对了，佟志真的动心了，也就借机去文丽的学校找了文丽。当文丽被传达室李师傅叫出来，一眼看到佟志，就愣住了，问：你怎么？怎么是你

找我？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？

佟志非常礼貌地说道：能耽误你一会儿工夫吗？昨天我还没表达完整我的意见你就走了。

文丽微笑说：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

佟志正色道：我觉得非常有必要，因为你是对我的人格做评价，如果随便说说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不应该这么随便给人下定论。这样不对。如果你真这么看我，我更要告诉你，你看错了。我参加工作五年，年年先进工作者，从来没人用善恶不分、冷血麻木、不配谈感情这样刻薄的字眼形容过我。

文丽想不到佟志纠缠这个问题，说：算了，算了。跟你这种无理搅三分的人没什么可说的。

佟志说：你又错了，“无理搅三分”这种形容你懂吗？来！来！你跟我走。

文丽吓了一跳，直往后退。

佟志又说：你跟我找我师傅孙桂荣去，我师傅介绍我认识你的，你让我师傅告诉你，我是什么人！

文丽生气地说：你爱什么人什么人，跟我什么关系啊？

两人互相瞪着。

佟志真诚地说：我没有别的什么，我就是想让你必须明白，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！那种坏人！

文丽不耐烦了：我爱怎么想怎么想，你管得着吗？

文丽的话音刚落，上课铃响了，她回头就走，佟志跟着。文丽不要佟志跟着，瞪着眼说：我跟你没话说！佟志只得站住，眼巴巴看着文丽走远，突然扯着嗓子喊：我有证明，我拿给你看！

文丽回头送出一句：神经病！就没见过这么厚脸厚皮的人！

时间到了下午，文丽一进办公室就愣住了，一个背冲门的男人正在看墙上的奖状，听到有人进来，转过身，又是佟志。佟志看着文丽仍然偏头偏脑地说：我说过要证明给你看，我到底是什么人！说着伸出手，将手上一堆材料堆到桌上。说是证明材料！

文丽直发愣，问：这是什么？你想证明什么？

佟志似乎也一怔说：证明……看着文丽秀美的脸，佟志抓抓头皮，说：证明我是好人，不是善恶不分、冷血麻木，不配谈感情……

文丽看着突然沉默的佟志，说：你奖状上的先进工作者称号只能证明你工

作努力，它并不说明你懂感情。你说是不是？

上课铃又一次响了。文丽不再说什么，拿起教案，转身走了。佟志抓着材料的手慢慢放下，看着文丽的背影，沮丧极了……

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，工厂里晚上举办舞会。大庄拉着佟志进来。这家伙一进场就东张西望地找人，眼睛突然一亮，捅佟志一下，说：看谁来了。

佟志回过头，身体不由得挺直了。门口处，两个身穿布拉吉的姑娘引人注目，是文丽和梅梅。佟志一把没拽住，大庄便已经迎了过去。佟志也跟了过去。

此时的梅梅脸扭向一边，眼睛却斜视着大庄。文丽发现不对劲，用力拉了拉梅梅，想赶紧走开，梅梅却不动。大庄笑呵呵看着梅梅，做出邀请的姿势。梅梅出乎佟志意料地拉起大庄的手，两人下场开始起舞。被丢在一边的文丽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佟志气得脸也白了。他终于按捺不住冲上前，不由分说，拽着大庄就走，梅梅却紧跟上去。文丽这边也傻了，不由自主地也跟上去。四个人进了幕布后面。

佟志把大庄一推，说：你这算什么？啊？有没有点道德观啊！你是结了婚的人，你和梅梅早就应该一刀两断了。

大庄不满地说：就是跳个舞呗，有啥大不了的？

梅梅也说：就是，我们是朋友，跳舞怎么啦？

佟志的矛头立刻对准了梅梅，说：你这个女同志也是啊，你明知道大庄已经有老婆了，还和他藕断丝连干什么？他这个人立场不坚定，意志特薄弱，你要吃亏的。

梅梅却哼了一鼻子，拽着大庄就走了。大庄边走边回头，一脸得意。

文丽一脸忧伤，看了眼佟志说：这是什么事？昨天还跟我说在梦里杀了大庄呢，今天就一起跳舞了。这么快就背叛自己，也够缺德的。

佟志看着文丽，声音很诚恳，说：请你相信我，我拿我的人格做保证，虽然你也不见得相信我的人格，可我必须告诉你，大庄不是坏人。他真是身不由己，你要恨就恨万恶旧社会的封建思想。大庄也是受害者。他就像巴金小说里的那个大哥，爱的是梅表姐，可最后娶的却是瑞钰。他这辈子都会非常痛苦的。

文丽不禁说道：没想到你还挺懂感情的！

佟志没听清，问：你说什么？

文丽脸“刷”的红了，低下头，一副要走不走的样子。佟志感到有些尴尬。两人突然不说话了。舞台下音乐声缭绕。文丽一脸矜持低着头。佟志鼓足了勇气，说：文老师，能请你跳舞吗？

文丽抬头看了眼佟志，突然笑了。

文丽和佟志终于恋爱了。他们进入热恋中的时候就到了夏季，离收获的秋季不远了。

这一天休息，佟志在宿舍里穿上新擦过的皮鞋，抓起桌上的烟，抽一口，赶紧掐灭，然后推开窗户，用报纸往外扇烟。还想藏烟灰缸时，文丽就敲门进来了。

文丽四下看着，说：比我想象的要干净些。

佟志指着自己的床说：这张床是我的。说着拖过一张椅子，发现没擦干净，有脏水印子，赶紧拿湿抹布擦。一边擦一边不好意思说：这准是小李干的。

文丽看到佟志桌上有一个自制的小书架，上面堆满了技术书和苏联小说。文丽翻着那些苏联小说，抬眼看佟志，低声问：这些书你都看过啦？

佟志认真地说：当然，每天都看，我特喜欢苏联小说，太美啦。然后就背诵起来：人最宝贵的是生命，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，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因碌碌无为感到羞愧……

文丽一边听着一边纠正着佟志的读音：哎，现在中央大力提倡普通话，你这川音得改改啊。

佟志停止背诵说：别扫兴啊！

文丽抿着嘴笑，将书放回书架。书架上却掉下一包烟。佟志吓住了，低头不敢看文丽。

文丽问：你抽烟啊？

佟志依旧低着头说：不怎么抽，这烟是老吴的。

文丽说：我听说动脑筋的人都要抽烟。你们搞技术的，经常动脑子吧？就是别抽得太凶了。

佟志抬起头说：不抽不抽。我抽它干吗呀？挺费钱的！

就是。文丽看着几张床又问：你们宿舍就你一个外地人啊？

佟志说：有三个呢，其中两个是倒插门。可怜，一到星期天就得去丈母娘家干活。

文丽不乐意了，问：去丈母娘家干活可怜吗？

佟志说：路远不说，第二天还得上班呢。那多麻烦。

文丽沉默了一会儿，微微低下头问：要我们那什么了，你住我家，你乐意吗？

佟志言不由衷地说：那当然好了，太好了！

文丽说：你真乐意，我还不乐意呢。我就烦在家里住。这么大了，我妈还管头管脚，烦死人。再说我大姐住家里，家里也没空房子了。

佟志松了口气说：我还真以为要我倒插门进你家呢！

可是文丽有些忧心，说：那以后我们那什么了，住哪儿呢？

佟志得意地说：这你放心，我这几个哥们儿都拍胸脯保证了，只要我结婚办事，他们都搬出去。

文丽嗔道：德性！

佟志说：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伯父伯母呀？

文丽低下头说：看了不定说什么呢。

两个人正说着，听见敲门声。佟志拉开门，愣住了。文丽也愣住了。文母、文父、大姐文秀、二姐文慧一溜人齐齐走进来，站成个半圆形，个个盯着佟志看。佟志被突然袭击吓傻了。

文丽惊慌地站起来介绍：我妈、我爸、我大姐、二姐……

佟志紧张地差点碰翻脚边的暖水瓶。文丽赶紧找椅子，佟志跟着乱找。文秀、文慧也跟着搬椅子。这个过程中，文父、文母就盯着佟志看。文家人加上文丽，一共五个，排成一排，坐在佟志对面，很像考试或者审判。佟志紧张得手脚都没地方放，呆呆地坐在对面床上。

文母问：小伙子叫什么呀？

佟志正想说话，文丽赶紧使眼色。佟志完全不懂。文丽使得劲大了，文秀、文慧偏过头看文丽。文丽赶紧低下头。

佟志恭恭敬敬地答道：我……我叫佟志，四川重庆人。爷爷、父亲都是产业工人，家里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，只有我一个儿子。现在国营“红光”重型机械厂精工车间做技术员，和文丽同志认识八个月零六天了。

文丽一脸绝望。佟志一口气说完这些，不说话了，端正坐着。文母看一眼沮丧的文丽说：要说认识时间也不算短了，都有什么打算啊？

文丽不好意思地说：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有什么话咱回家说吧。

文母说：你要早说了，何至于咱家这么兴师动众？你不说就是你做不了主。你既然做不了主，家里就得替你做主。是不是啊，佟同志？

佟志起身，深深鞠一躬，说：伯父、伯母、大姐、二姐，我和文丽同志是

正当恋爱，我们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。我现在正式向文丽同志求婚。我请伯父伯母批准我和文丽同志结婚。

文丽羞得满脸通红，起身跑出门去。佟志看着文丽跑走，转过脸，一脸诚恳地看着文父。

文母又问道：你了解文丽吗？这孩子打小拔尖儿任性，也不大会做家务。你又是个外地人。你们在一起合得来吗？

佟志忙回道：谁都有个性，但婚姻的首要条件是感情基础。我爱文丽。她不会家务，我做；她任性，我让着她。

文慧说：你能让她一辈子吗？

文秀瞪一眼文慧。文慧嘀咕道：本来就是。恋爱时说得好好的，一结婚没准就变。这种事儿见得多了。

佟志说：我会，我会让她一辈子，一辈子都像现在一样。

文慧又嘀咕说：说得跟百灵鸟唱歌一样好听。

佟志没听清，看着文慧，表情焦虑。文母和文父交换眼神，两人先起身。文秀、文慧跟着起身。佟志也站起来，看着四个人走出房间，说：伯母伯父，大姐二姐，请你们相信我。

文秀最后一个出门，回过身看着佟志说：我们得回家商量一下。你等回话吧。

佟志看着文家人走了，自语道：什么？等回话？我们可是自由恋爱啊！

文家前脚走，大庄后脚就溜进来关切地问：怎么着？真有你的，老丈人全家上门相女婿了？

佟志坐下了，挺沮丧地说：好像不怎么满意我啊！

大庄不解地说：不会吧？你小子差啥了？

佟志说：我知道就好了！

终于过了“面试”这一关。一天，文丽和佟志在湖边散步。文丽告诉佟志，要想结婚得写一份保证书。这是家里人的意见。佟志为难了，手里抓根干树棍，敲打敲打鞋上的泥，说：这谈对象比入党还难吗？入党要写入党申请书。这谈对象也要写保证书？这保证书怎么写啊？

文丽表情严肃地说：这保证书你可要好好写，要写保证你结婚以后对我好啊。要是你敢对我不好，我就把这保证书拿出来，我和我们家也就有的说了。

佟志皱着眉头不说话了。

文丽看着佟志为难，突然笑了，说：吓到了？我没替你答应！甭理他们，新社会恋爱婚姻自由，咱们找个好日子，把手续办了吧！

文丽话虽这么说，眼睛却充满希望地看着佟志。佟志明白文丽是希望他写保证书，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：我真写啊？

文丽不看佟志，说：这种事儿吧，我觉得得自觉自愿，别人让写多没劲啊。

佟志下决心说：那就写！不就是把我心里话写出来嘛！

文丽上前伏在佟志的怀里，说：你还别说，我妈她们一说你脾气不好，我就想起你和我吵架时眼珠子瞪得是够大的。这保证书第一条就是结婚以后不能冲我瞪眼珠子，我从小到大没受过这个。

佟志听了直点头，连声说好好好……

公元1957年元旦的这一天，一场大雪覆盖了北京城。文丽和佟志在这一天结婚了。文母看着文丽幸福的样子，想起要问文丽一件重要的事，抓住文丽的手说：娟儿，这结婚了，男人和女人在一起，这个……你知道我意思了吧？

文丽眨着眼睛，一脸无辜地问：妈！你想说什么？

文母不知道怎样说了，可是不说又不行。于是文母说：你和佟志一天到晚腻在一起，你们都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了吧？

文丽理解错了，忙说：妈，我和佟志在一起没做什么不好的事啊！

文母着急了，说：妈不是干涉你婚姻自由，可有的事儿，就是共产主义它也还是一样。这男人女人在一起这阴和阳、公和母、雌和雄，它讲究一个……一个……

文丽走神了，她走到衣服架旁，拿下新衣，套在自己身上，然后转过身来，冲着母亲笑：妈，瞧我穿这身好看吗？

文母看着一身新衣一脸灿烂笑容的文丽，那重要的话再也说不出口了……

新婚之夜，文丽僵直地躺在床上，佟志慢慢俯身过去。两人身体开始接触。文丽一点也不配合，只是佟志在忙乎。文丽不但不配合，并且两眼直瞪天花板，开始胡说八道：我妈说男人和女人一起这个那个的，什么阴和阳，公和母，雌和雄。她特急。我一点不懂她想说什么，我怕！文丽猛地坐起来，“叭”地一下子打开灯。佟志满头大汗也坐起来。两个人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